



医者与文人的重叠

——读刘晋川《大同城墙影像》有感

董晓纲

当这册细秩敦实如雁门古砖的《大同城墙影像》置于案头，我的心情，绝非“普通读者”四字所能概括。展卷之际，指尖拂过光滑纸页，其上印刻的不仅是百年城墙的霜雪沧桑，更是我多年文友刘晋川——一位执手术刀的外科医者，以另一种“手术刀”：相机为刃，笔墨为引，为我们共居的平城，耗时数载、殚精竭虑完成的一场“文化缝合术”。古云“十年磨一剑”，晋川兄这部作品，何尝不是以岁月为砥，磨就的一柄叩问历史之剑？

我与晋川兄，起初以文会友，后来以友相知，如今又在一家医院共事，倏忽十余载光阴，如白驹过隙。我亲眼见他 将医者的精准如尺、文人的热忱似火，丝丝入扣灌注于这项浩繁工程中。所以这篇读后感，对我而言，既是循着他拓印的时光轨迹，回溯城墙千年生命史；亦是追忆我和他基于文字、历史与脚下这片“云中故地”共同挚爱的友谊长卷。

在世人眼中，神经外科医生与一部关于城墙的学术影像志，恰似楚河汉界，隔着难以逾越的专业鸿沟。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本书最动人、最深邃的起点。在医院里，晋川兄面对的是人体最精微的神经系统，需要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具备精准判断的智慧，心存敬畏生命的仁善。当我翻阅《大同城墙影像》，看到他对残砖断瓦、碑刻拓片的考证像衡石量书般严谨，毫厘不差，手术台前那位医者的身影，便清晰地浮现于字里行间。

他把城墙视作一个垂危带伤的“生命体”：墙体是它的“骨骼”，垛口与城楼是它的“五官”，蜿蜒的城垣是它的“脉络”，而数百年来流淌在它身上的历史记忆，便是它的“神经”与“灵魂”。他以医者“望闻问切”的流程，为这个生命体

做了一次周全的“影像学检查”——从1907年沙碗镜头下的“早期影像”，到修复前各个角度的“病理照片”，再到修复过程中的“手术记录”，直至修复后焕发生机的“康复影像”。这416幅图片，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一部详尽的“病案”，系统记录下这位“历史巨人”从病人膏肓到重焕神采的全过程。

这种跨界视角，赋予了本书独特的质感：既有科学的理性，也饱含人文的温情。比如考证明代城砖铭文时，他像郑玄注解《周礼》那般严谨，如赵明诚鉴赏金石那般审慎，不放过片言只字，最终认定了有力的“洪武四年说”；而讲述城墙在抗战时期被挖出战壕的往事时，他的笔触又满含“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悯，让人动容。

这正是十余年来的交往中，我最钦佩晋川兄的一点：他总能把理性思考与感性情怀熔于一炉，浑然天成。在医院，我们常常探讨生命的奥秘，谈论“生生不息”的道理；在他的书斋里，我和他则更多交流文明的延续，聊起“薪火相传”的使命。对他来说，拯救个体生命与守护集体记忆，内在的驱动力其实同源——都是对“存在”本身的深切关怀与担当。

《大同城墙影像》的核心，在于“影像”二字。晋川兄从2万余幅图片中甄选而出这400余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视觉史诗。我与他相识的这十几年，也是他背着相机，穿梭在大同街巷阡陌、废墟工地的十几年。我仍记得无数次茶余饭后，他总难掩兴奋地向我展示新拍到的景致；或是城墙拐角在夕阳下的剪影，如泼墨山水般意蕴悠长；或是刚出土的刻字城砖，字迹虽斑驳，却透着历史的温度。那时我只觉得

他这份热爱近乎痴迷，如今看到这些零散片段被精心编织进著作的宏大叙事中，才恍然大悟——他是在与时间赛跑，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文化记录。

书中最撼人心魄之力，源于“对比”二字。修复前的垣颓壁圯，蒿草没膝，寒鸦啄碎砖；修复中的架木横空，匠师俯身，一砖一灰皆含匠心；修复后的雉堞巍峨，旌旗拂云，游人接踵话沧桑——这般并置，生出强烈的时空张力，无声诉说着：今日之完整，非凭空而来，它曾经历过触目惊心的破碎。这让我想起二人共有的文友生涯，皆深信“文字与影像，乃抵抗遗忘最坚之盾”。晋川兄以镜头凝固瞬间为永恒，令沉默砖石开口说话，让逝去的时光重现容颜。

尤其那些修复中的影像，满含“接骨续筋”之隐喻。观匠人一砖一瓦垒砌，恍若见晋川兄在手术台上，一针一线缝合生命之隙。城墙的“康复”，何尝不是文化的“重生”？他将这个过程巨细靡遗记录下来，是在告知每位读者，包括吾辈这些平城居者：传统非僵死之化石，而是可参与、可对话、可注入当代人情感与智慧的活态生命体。他以实践诠释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深意：唯有明了吾辈从何处来，知晓过往之伤痕，方能坚定走向未来。

我与晋川兄，先是以文会友，后来成为工作上的同仁，这份奇妙的缘分，恰如大同城墙的历史，在不同时空完成了奇妙的衔接与呼应。在我们的交往中，“城墙”一直是个若隐若现的主题：我喜欢在城墙下慢跑，晨露沾湿衣衫时聆听城砖的低语；他喜欢在城墙下摄影，暮色笼罩大地时捕捉光影的流转。偶尔相遇，就站在城墙根下谈论城墙的往事，交流文学的兴致，也探讨人生的

感悟。我们曾对某段史料有过不同的见解，像古代的学者“各执己见，反复辩论”；也曾为某张绝佳影像的捕获共同举杯，似知音般“得意而无须多言”。这部书中的许多观点与影像，我都是早期的聆听者与观看者，可以说，我见证了这本书从一颗种子，到抽枝展叶，再到长成参天大树的几乎全过程。晋川兄用行动证明，一个现代人的生命维度可以如此开阔：既可以是解除人体病痛 的良医，也可以是医治城市文化记忆创伤的圣手。这部书，正是他双重视角下的巅峰之作，既有解剖学般的冷静剖析，又有历史叙事般的宏大情怀。

合上这本沉甸甸的著作，窗外正是如今大同的繁华景象——这座“云中古都”，已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红打卡地，游人络绎不绝，欢声笑语不断。那修旧如旧的城墙，在夜色中被灯光勾勒出雄壮的轮廓，它不再是阻隔内外的屏障，而是连接历史与现在、沟通我们内心与远方的桥梁，如“长桥卧波，未云何龙”般壮阔。

刘晋川的《大同城墙影像》，就是他为 自己挚爱的这座城市，立起的一座无字丰碑。说它“无字”，是因为其中最铿锵的语言，是那些沉默的影像，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说它是“丰碑”，是因为它凭借学术的深度、史料的珍贵与情感的厚度，必将成为后世所有研究大同、热爱大同的人无法绕过的高峰，如“太华五千仞，拔地削成峰”般巍峨。

作为他的文友与同事，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这本书，是他送给大同的一份厚礼，也是送给我和他这段友谊的一份最珍贵的纪念。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人愿意沉静下来，去做一些“无用之事”——守护那些看似与当下功利无关的记忆。正是这些人、这些事，如同城墙上 一块块坚实的城砖，共同构筑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精神根基，如“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般生生不息。

感谢晋川兄，用镜头为笔，用笔墨为魂，为我们、为后世留住了这座“北方锁钥”的千年风骨与百年容颜。这部书，一如我与他之间的情谊，历久弥坚，能够抵御漫长时光的消磨，如“松柏之茂，隆冬不凋”。

晚秋二则

张漠

蓄势西风业已道，天凉露冷雁难留。
平川望里霜声紧，大野就中金气稠。
献秀红枫红九域，呈馨馥菊馥三秋。
等闲识得此时趣，顿觉诗情上月钩。

西风万里已相邀，一望堪惊秋叶飘。
候雁数声云路远，落霞几片故乡遥。
夜闲露冷怜清瘦，棠角诗成慰寂寥。
抓把新凉来佐酒，忽闻细雨又潇潇。

霜降

左世海

菊花还在严守秋的阵地
满地的月光
已将寒露凝结成霜
风过林丛
一些叶子
飞离成枝头驻足的鸟群
滑向晚秋的深度

田野如此空旷
隐逸在林丛中的村庄

似乎嗅到了
冬天由远而近的气息
夜被星河一天天拉长
高远而辽阔的晨曦
刚刚穿透夜幕
早有圆润而丰满的柿子
将一层薄薄的粉霜
搽抹在羞红的脸上

回望百年路 奋斗正当时

姚勋

忆往昔·烽火淬炼	
南湖红船的灯光照亮了云中大地的凤凰城 镰刀斧头在平型关战壕里留下了信仰的铿锵声 百年风雨淬利剑，赤心未改护苍生 党史长河里镌刻着无数先辈至死不渝的忠诚	在能源之城，储能蓄力，机器轰鸣 在算力之城，智链未来，数据奔行 在文化之城，古建生辉，魏风遗韵 我们为大同高质量发展蓝图盖上保驾护航的平安印
展未来·薪火长歌	
课本里，我读懂了刘胡兰面对铡刀时的铁骨铮铮 银幕上，我看到了志愿军在上甘岭高地的浴血抗争 工作中，我悟出了马锡五审案蕴含的红色司法精神 英雄的故事赓续传承，每一个都让我内心感动、热血沸腾	在火山脚下轻闻忘忧黄花的缕缕幽香 在云冈石窟仰望千年大佛的慈目安详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步履坚定、信念如钢 为中国式现代化大同实践贡献政法青春力量
走进大同红色记忆馆探寻着峥嵘岁月的印痕 站在青山绿树间感受着大泉山精神落地生根 一百零四载的烽火淬炼，一百零四载的风雨兼程 党引领人民战胜重重挑战走向繁荣昌盛	接过李培斌的调解日志用责任担当写韶华 学习魏官元的事迹用热忱浇灌法治土壤 以身边榜样为灯塔，照亮逐梦前行的方向 紧握接力棒，在政法为民的实践中继续填仓
看今朝·平安守护	
把“绝对忠诚”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五个过硬”的标准是永不褪色的座右铭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筑牢纪律堤坝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演奏和谐交响 “执法司法质效感受提升年”专项行动提升服务质量 青春向党，在时代的长卷上篆刻政法事业的璀璨勋章 (作者单位:大同市委政法委)



山水秋色

汤青摄

流动的光明：第54列车车站的大同记忆

金丽娟

在共和国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始终奔驰在铁轨上。他们将整座电站装载于列车上，国家能源布局的号令指向哪里，车轮就驶向哪里，电力就送往哪里。他们，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电力先锋”。

扎根煤海，点亮工业之光

20世纪70年代，大同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工业用电日趋紧张。在时任大同市委书记赵力之的积极争取下，水利电力部列车电业局先后调来4台列车电站（第23、13、54、10列电）服务大同工矿企业。这些“流动的发电厂”，凭借其独特的机动灵活性，在大同能源基地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第54列车电站在大同这片热土上写下了难忘的篇章。

1973年4月，第54列车电站奉命调赴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这是一座装备国产LDQ-II型汽轮发电机组的“电力轻骑兵”，设备容量6000千瓦，除供中央机厂用电外，将余电升压后并入35千伏电网，有效缓解了煤矿用电紧张的局面。

从1973年4月至1979年9月，第54列车电站在大同服务长达6年多，累计发电2.03亿千瓦时。这条不喝的能源动脉为大同工业发展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危急时刻，彰显列电本色

大同煤质特殊，发热量高、灰分低，这是对发电设备的严峻考验。对此，第54列车电站职工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积累了宝贵的运行经验和娴熟的故障处理技能，连年被大同矿务局评为先进单位。

1974年严冬，一场突如其来的设备

故障考验着这个年轻的电站。因燃用固有特性的大同煤，炉排结焦严重，影响通风冷却，导致1号锅炉炉排片大面积烧坏。危急关头，站长张成发带领工人们奔赴抢修一线，在严寒中，仅用29小时就完成了炉排解体、重新安装、消除隐患等艰巨任务。当炉排重新转动、安全投运的瞬间，全站人无不为之鼓舞。因为，他们守护的不只是设备，更是列电人的初心本色。

这次寒夜里的奋战，只是大大小小抢修中的一幕。而每次“化险为夷”的背后，都是列电人奋不顾身的担当——这是一支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的队伍。带头人张成发是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兵”，历经晋绥军区兵工六厂、兰州电厂、酒泉电厂等多个岗位，1959年曾出席全国群英会，1962年调入列电系统。这段不寻常的经历，锤炼了他过硬的工作作风，在经年累月的言传身教中，更将这种品格融入到“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站风中。

精细管理，成就行业典范

在完成繁重发电任务的同时，第54列车电站以其规范精细的管理，在列电系统树立了标杆。

第54列车电站的精细管理，集中体现在物资管理领域。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管理手段有限的年代，材料员杨宝生在实践中摸索创造的“账、物、卡”物资管理办法，成为电站管理工作的亮

点。这套方法以物资台账为基础，以实物管理为核心，以卡片流转为纽带，建立起环环相扣、相互印证的管理闭环。1978年5月，列车电业局物资管理工作学大庆会议在第54列车电站召开，全局的目光聚焦到这个百余人的小站。走进电站的仓库，参观者无不为之赞叹：货架排列整齐，物资分类明晰，标签标识清楚，账目记录规范。这种井然有序的管理状态，在当时条件下实属难得。会上，杨宝生的管理办法得到全面推广，“账、物、卡”成为列电系统物资管理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值全国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庆油田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管理经验，在第54列车电站生根开花。电站将大庆经验与列车电站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展现了“小站立大志、小站创大业”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益求精的管理文化，成为第54列车电站的又一种品格融入到“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深刻印记。

一纸合同，牵起一世情缘

第54列车电站的凝聚力，不仅体现在共克时艰的并肩前行，也体现在日常工作中润物无声的情感传递。1978年，电站因任务重专业人员少，从大同当地招收了一批新学员。为了让他们尽快独当一面，决定以师徒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一对一传帮带。

那是一段经验与朝气交汇、期望与

成长回应的岁月——师傅尽力传教，徒弟虚心学习，在日复一日中，共同凝聚了第54列车电站团结进取的精神气质。而当年那份“师徒合同”，也牵起了两代人的一世情缘。这份情谊历经40载岁月，愈发浓厚：徒弟张润祥在师傅刘德才病榻前悉心守护；卢起云为师傅游振邦送去平板电脑，并耐心教其使用；王新连在聚会时见师傅闫贵昌衣着陈旧，默默为其添置新衣……这些平凡的瞬间，见证了54站师徒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成为电站记忆中最温暖的一页。

运动赛场，展现电站风采

这是一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队伍。为了营造团结进取的氛围，第54列车电站经常组织篮球、乒乓球、摔跤、围棋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最让人称道的是，电站的乒乓球队在与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中央机厂乒乓球队的比赛中，一举获得团体冠军。主力队员陈惠忠、陈云、徐学勤、梁涛等技术精湛，令人刮目相看。摔跤队员夏松平更是在大同市举办的摔跤比赛中荣获第二名。此后，时常有慕名者前来切磋。

第54列车电站在大同期间还成功举办了两届全员田径运动会。从庄严的开幕式到激烈的赛场角逐，全站职工既是裁判员、运动员，又是观众和啦啦队员。赛场上，百人小站高手云集：夏松平、黄桂茹、王玉春、马洪恩、张国祥、王萍等虽不是专业运动员，却个个有

“训练有素”的风采。尤其是刚结束运行就匆匆赶来参赛的职工，他们才下岗位又上赛场，穿着工装，满身汗水，为的不是名次，是重在参与的团队精神。这是小电站展现的大风采：一种凝心聚力、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

情系大同，岁月见证深情

在第54列车电站的辗转历程中，与大同结下的情谊尤为深厚。电站在大同期间，正值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大同矿务局千方百计为电站调配生活物资，从肉类水产到蔬菜瓜果，再到粗细粮搭配。这些在今天看似平常的后勤服务，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确实是费尽周折的“特供”。

电站的每个职工都看见了这份情谊，记住了这份温暖，并用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回报。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对电站工作的支持，更是对列电事业的理解与尊重。

更可贵的是，这份在艰苦奋斗中结下的情谊，历经数十年岁月洗礼而愈发醇厚。2016年，当年的电站人重返阔别37年的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在隆重的仪式中，白发相逢，执手相看，那份感情、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依然鲜活如初。



使命完成，精神永励后人

第54列车电站最终在1979年秋接到南下无锡的调令，离开了服务6年之久的大同。在这场被称作“六日千里”的极限调度中，电站再次展现了列电人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执行力。为了争取提前发电，技术骨干陆世英带队先行选场，提供精确的建厂资料。机组在大同解列后，电站创新性地将原定在无锡进行的大修提前在大同完成。大修后，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设备拆卸装车、全员撤离等工作。

列车到达无锡后，又是三天三夜的紧张安装与调试。机组一次启动成功，满负荷运行，比合同约定提前20天送电。这场“六日千里”的调度，成为列车电业局调迁史上的典范。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大同6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锤炼的过硬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大同这片热土锻造了第54列车电站这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优良品质。

如今，列车电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时代舞台。但铁轨上输送电力的岁月，以及列电人所彰显的忠诚、担当，已经深深融入大同工业发展的血脉之中，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

这份记忆，属于第54列车电站，属于所有的列电人，也属于这座叫作大同的城市。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